



文選正文

山子點

九

三

服部文庫
イ 17
2066
10



117
2066
10

文選正文卷之九

上書類

上書秦始皇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



成帝業此上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解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解。而歌鳴。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之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以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鄒陽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

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

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哭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畱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於獄上書自明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一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

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一臣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好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
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
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此周於朝以
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
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一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

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
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
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也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
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良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
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
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藪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跽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
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
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於道路衆莫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
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
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

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朽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
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
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
不畱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
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回面
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

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

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上。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是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

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經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

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引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

文選正義卷之九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
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
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
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
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
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
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
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
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

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
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
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
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
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
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
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
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

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
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
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
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
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
以聞

啓類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

任昉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託
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
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
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
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謝
天獎拙速雖效蚩鄙已彰臨啓慙慙罔識所寘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
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
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
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
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教義非求效於方今壺餘烈不泯固陳
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
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銘造于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
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
無甘言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
慕幾何可憑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闕若無主所
守旣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
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
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類

奏彈曹景宗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顧望避
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
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臣昉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蹙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
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
刺史恭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
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
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
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

文選正考 卷之九
綏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
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軀疆場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
刑誅賞安寘景宗卽主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
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
多幸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擔裁弛鐘
鼎遠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項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
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
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
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算惟此
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

愆彼司垠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
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
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絀諸應及答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
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奏彈劉整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
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詰
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卽整
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

弟温仍留叔自使又奪寅息遂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其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未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叔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叔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叔當伯先是衆叔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

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鹽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往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

偷整聞聲仍打邊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邊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邊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邊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邊分前婢貨賣及

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經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郎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間闖草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笑鍾庾而禮惟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教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

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歲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辨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厥庶販鬻祖曾以爲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卻之家前徽未遠旣壯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宸典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懦品

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卽索璋之簿閱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閭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歿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

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
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遣次以之紆慝繼違
允茲簡裁源卽罪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
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
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
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
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宐寘
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
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
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
恐云云

牋類

答臨淄侯牋

楊脩

脩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
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
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
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
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
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
記畱思文章今乃舍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
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
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

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
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
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刑定春秋之
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賢
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
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
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僭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
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
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
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
緒瓌瓌何足以云反答遣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
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
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
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
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
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
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
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
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袵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

歎觀者俯聽莫不泣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始寒姐名
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
好奇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
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
罪。

答東阿王牋

陳琳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
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
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
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
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懼載笑
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
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
游人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
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
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
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
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
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
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

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
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
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
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
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一矣白髮生鬢所慮
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
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
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戴猶欲觸冒奮首展
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
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
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
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
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
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
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
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
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
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
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

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賢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實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牋

阮籍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籍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

士。猶以爲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祥。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譽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

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帶，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拙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東亂。二江西浮，七澤契闕。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草。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

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將一十年。咳唾為恩，盼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勲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寔知塵

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助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摛紳顛顛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况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祗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

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邁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在控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奏記詣蔣公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

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書類

答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韜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

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忝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殖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

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

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賢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竟無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惜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諾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

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表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

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耶嗟乎嗟乎如
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必負不羈之
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
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
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
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
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
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

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
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糴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
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
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
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

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
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嗾之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
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史議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
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
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顏其家聲而僕又餌之蠶室重
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
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
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
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
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
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
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
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

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
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
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
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
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
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
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
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
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

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
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
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
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
子臆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
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
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又懷祿貪勢

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

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汚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

一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
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
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
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
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
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蹊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
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

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
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
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
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
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
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諧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
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
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發豈有身帶三綬職

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象賜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上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

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警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韞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

孫田墨斃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疆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繁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績之絲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駸驥垂耳於坳牧鴻雀戢翼於汀池襲之者固以爲園囿

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噉也。洪白。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取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際，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剖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非有陰構，貴赫之告，固非燕王、淮

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嬰，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齋，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盪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授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一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

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
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
已分我盡與君莫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
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
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一子是以至情願聞德
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
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
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
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
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

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
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
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帥
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
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
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入之心然
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典
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
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
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
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

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
坦然可觀上合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
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
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
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一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
將竝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
竝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
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
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
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
及孤虛心廻意是以應詩人補哀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
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
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旣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
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
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旣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游後園
輿輪徐動叅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
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
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羣賓紀

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
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
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
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
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
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
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

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
對之拔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
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
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
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
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恐吾

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合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不白。

與鍾大理書

魏文帝

不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與番，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

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珉，聞之驚喜，笑與朴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旣到，寶珉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徼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
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
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
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
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
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翬
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
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
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
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

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
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逢言以爲美
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
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
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
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
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
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
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
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
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轂之歌。有

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

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灑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

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
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
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
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
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賜發函。仰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遷迤也。奉至尊者然後
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
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

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
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侍平原。養士之懿。愧
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
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爲酒。拜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
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思投印釋轡。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
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微。二
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左耳嘈嘈於無聞。情錚錚

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
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
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
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
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
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
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
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
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
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
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
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已
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於詹
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
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
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
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
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
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
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閭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閭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哀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磧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應璩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
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
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
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
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
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
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
輟耕郵暉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
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
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

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宦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拔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
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
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或
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
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
慎夏自愛璩報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恠此意尚未
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
而少性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
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
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
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
同知有逢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
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
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
執鞭于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
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

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
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
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
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
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骸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
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
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
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鏤饗以嘉肴逾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文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

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念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

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特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孫楚

荀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諱以

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
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
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
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
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城土則神州中嶽器
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
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
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
葛越布於朝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
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
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
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
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
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
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意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
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
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
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架入其阻弁敵
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耀兵劔閣而姜維面

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雉稽
穎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魏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
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
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
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妹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儻又盈朝虎臣武將折
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
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濟決
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則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
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
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

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仁殷勤之旨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靡然改容祇承往告追
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
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
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
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
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
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
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育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諺未知所
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至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

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楫楫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華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吟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耀眩其前，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笈笈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携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

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一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天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擅乘之長，寧不

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
霜露所均不有異類也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
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
携離會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
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
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
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
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
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

政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
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瀝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
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泣
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畱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
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
節但懸劔空隴有恨如何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人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坐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

文選正文卷之九
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

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

已守殘黨同門如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又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珪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

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控僊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今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
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
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
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
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局
岫幌掩雲關，欽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
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